

月华如练七夕时

◆李仙云(江苏苏州)

“晚上拜完月才能吃。”

爷爷则忙着用玉米和麦子换五大大种的西瓜和甜瓜,五大大是方圆几里有名的“种瓜把式”,他种的西瓜又大又甜,甜瓜更像洒了蜜,咬一口脆甜香醇,美味无比。每次路过他家的瓜地,口水就不争气地在舌尖滚动,馋虫搅得我是一步三回头。

备好了晚上拜月的瓜果,母亲便忙碌地在灶间蒸花馍。这个规矩也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的,家乡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会做这种外形像花果鸟兽的礼馍,而每种花馍皆蕴含不同寓意。做法也细致讲究,母亲做的花馍,经常引来一片赞叹声。

当暮色渐浓、繁星满天,母亲在庭院中摆上香案,陈列上花馍和时令瓜果,幽幽夜色中,熠熠烛光、袅袅青烟,让整个院落笼罩在一种神秘气氛中。我们虔诚地随着爷爷和母亲一起跪拜,母亲总是神态庄严地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祈福,她此时最

渴盼的大概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那一刻,年少的我似乎也领悟到长辈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

到了夜阑更深时,品尝了香甜的瓜果,我们就开始进入七夕最后一项仪式——“问鼎甲”。我和姐姐去花墙边采摘开得正艳丽的凤仙花,把花瓣放在粗瓷老碗里,撒上白矾,用木锤捣烂,直捣成花浆,再去采摘一枚枚大而柔软的桑叶。坐在庭院的凉席上,母亲把花浆敷在我们的指甲上,用桑叶似裹粽子般一层层裹严,再用白棉线扎紧。一边染指甲,一边听母亲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夏夜凉风习习、繁星点点,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竟让我相信,在七夕之夜,只要静卧葡萄架下,一定能偷听到牛郎织女的脉脉情话。可庭院里除了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就是墙根下蝓蝓的狂鸣,偶尔还会传来村落的犬吠声。夜色微凉,我专心倾听,竟不知何时入了梦中……

七夕这一晚

◆丁爱华(江苏盐城)

这一晚

人间不见一只鸟鹊
它们结伴飞向一条大河
大河在天上
西王母的杰作
河汉无极激流澎湃汨汨滔滔
为了那对被神簪分开的玉人
它们要用自己搭一座桥
一个紧贴一个挨挨挤挤
摆出石拱的造型
连桥名都想好了

这一晚

机杼不再札札
纤纤素手
挽着层层叠叠的悲喜
奔向
传恨的飞星
牛郎不再牵牛
用那副挑麦挑稻挑米挑面的挑子
挑着一双儿女
奔向
心爱的娘子亲爱的娘

这一晚

金风玉露碧落银河
葡萄架下彩盘凝望
双星隐隐一水盈盈
名为乞巧
暗想那凭肩私语举案齐眉

这一晚

歌享相聚的欢悦
从酉时到寅时
今夕七夕
只此良人
就不去想那
鹊去桥空
天上人间
相思
无处遁逃

时值七夕,月华如练,仰望星空,苍茫浩瀚的夜空,竟让我有种梦回童年时光之感,那股淡淡的温馨如静夜花开,穿过漫漫的岁月之河,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鲜活灵动起来。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在这一轮轮的季节交替中,贤淑的母亲,总是把每一个节日都过得简朴而富有仪式感。

小时候,我家庭院里种满了果树,花墙上摆放着各种花草,每到七夕,满院飘着花果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平时母亲是不许我们随意采摘果子的。唯有七夕这天,一大清早,母亲就让哥哥上树摘苹果和枣,也顺带着摘下让我日日抬头仰望却吃不得的青皮核桃。最惹人馋的,莫过于庭院中间那棵甜石榴树,每次母亲小心翼翼地摘下那火红的石榴时,我就拽着母亲的衣角,闹腾着要尝鲜,不管我如何死缠烂磨,母亲就是铁了心:

葡萄架下的七夕节

◆李甫辉(湖北)

乡下老家的禾场边,旧时祖母曾搭起一棚木架,作为作物攀爬的依附。

起初旁边种丝瓜,后来祖母见我们爱吃水果,改栽葡萄。我还记得那些年,葡萄坠挂满架的情景:叶子密密绿绿,青色紫色褐色的葡萄,串串簇簇,发出珠玉琥珀般的光泽,似乎可见里面鲜灵的浆液在流动。我们小孩子,搬来凳子,可踩凳攀摘而食。

现在回想,葡萄架最使我难忘的,却并非吃葡萄,而是在它下面度过七夕节。

那些年,父母才三四十岁吧,祖母六十来岁的样子,家里的兄弟姐妹都不到二十岁,或读书、或初参加工作,我家正是一个团圆

美满的大家庭。在温馨有爱中,我健康快乐成长,无时不感受幸福。七夕节,自然也是令人憧憬向往的好日子。

祖母是一个办事妥帖周全、有仪式感的人。每年七夕节前,她总要提早从集镇买回瓜子、糕饼,将新收的花生洗净煮熟,以便七夕夜作宵夜。

最难忘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的七夕夜。我们都放暑假在家,黄昏时分,父母收工回来。入夜,祖母将家中吃饭的杉木小方桌搬出大门,置放在葡萄架下。我们孩子欢天喜地,帮忙搬出竹床、椅凳,围住小方桌。祖母端出她精心准备的零食,浪漫美好的七夕良宵开始了。

夜幕才降下,东边便爬上半轮月亮,月光朦朦胧胧,溶溶如水,流泻大地。星子疏疏密密,闪烁耀眼光芒。尤其是那条南北贯穿的天河,如明灭乳色的

飘带一般,飘飘缈缈,纵挂高远天宇。

头顶星月满天,野地蛙虫鸣嘶,偶尔清风吹荡,葡萄叶子簌簌作响。在这样的美妙夜色里,祖母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七夕节的故事。她说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女孩子大抵穿针孔向天求取手巧心灵。她告诉我们牛郎织女的悲凄传说,以及他们的鹊桥相会,指看天河东岸的织女星、天河西岸的牛郎星。她感叹,有情人终成眷属,相守不离才好啊。祖母说到最后时,声音哽咽,似乎有泪花晶莹眼眶了。我那时只是不解,后来问父亲,父亲告诉我,因为祖父36岁就过世了。

至于祖母提及的爱情,那时对于坐在葡萄架下仅11岁的我而言,根本就是迷糊懵懂的。我只是感到也许是男女之间分外美好的事情。

